

朱晨光著

王少陵

朱鴻題詞



現年八十高齡的王少陵，是著名旅美畫家，善長水彩及油畫，與畫壇大師徐悲鴻、張大千等過從甚密。旅美期間，他的作品在多次畫展上屢獲殊榮，其中如水彩畫《紐約遠眺》更為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永久收藏。

王少陵一生堅信藝術創作必須以真誠為基礎。這種信念促成他不斷地開拓藝術生涯中的新領域。他又認為派別之爭是沒有意義的，他相信只是藝術造成派別，而不是派別造成藝術。

本書以簡明扼要的文字和豐富多彩的圖片介紹了王少陵的生活道路，反映了他對人對己、對藝術的真誠態度。書中收錄他的優秀作品三十餘幅，除供欣賞外，讀者從中當可了解到他幾十年來努力耕耘的成果。

王 少 陵

朱晨光著



南粵出版社・東方文化事業公司
聯合出版

封面書法 徐悲鴻

責任編輯 念 靜

書 名 王少陵
作 者 朱晨光
聯合出版 南粵出版社／東方文化事業公司
發 行 三聯書店(香港)有限公司
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
JOINT PUBLISHING (H.K.) CO., LTD.
9 Queen Victoria Street, Hong Kong
印 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
香港柴灣利眾街四十號二十四樓
版 次 1989年5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規 格 20開(183×209mm)88面
國際書號 ISBN 962-04-0695-8
©1989 South China Press
Published & Printed in Hongkong

目 次

一·少年作人質	6
二·青年時代	10
三·摯友徐悲鴻	22
四·旅美藝術成就	42
五·秋夢	64
六·故人重逢	68
七·藝術伴侶	76
附錄：王少陵年表	83

一・少年作人質

一九〇九年十月七日，王少陵出生於廣東台山的一個農村家庭，父親從商，四歲時隨家庭遷到香港居住。因此，青少年時代他大部分時間是在香港接受教育的，而且，由於天資聰穎，自幼便和繪畫結下了不解之緣。

當他十五歲的時候，父親把他送到新會縣的端巖學校寄宿讀書。當時，從加拿大回國的華僑林殷浦先生正在這間學校擔任校長。端巖學校是一所比較開明的學堂，王少陵在那裏既讀四書五經，又學地理、算術等課。

在新會與台山交界處有一座虎兜山，山上盤聚着陳炯明叛軍的一批殘餘勢力，並形成了一個匪巢。這批山賊經常出沒附近地區騷擾良民。

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深夜，虎兜山的山匪出動，偷偷地竄入新會縣的端巖學校，把學生宿舍的門撬開，見人就抓，以作人質，勒索錢財。那天夜裏，王少陵被吵鬧聲驚醒，便



十五歲時的王少陵



幼年的王少陵和父親王鯉
樺、姐姐王瑞屏在香港的
合照。

爬起來向學校的後門逃跑，結果在校園內還是被山匪抓住了。當晚被抓去作人質的寄宿生共計二十八名。

新會縣城有一部分是在山上，端嚴學校就在山脚下。山匪把被劫的學生押上山後，又從山上城牆的一個缺口處出城，接着再翻下山去，走了一段路，來到一條河邊，在這裏山匪把這批學生押到事先準備好的一條船上，走了一段水路，然後又翻山越嶺。

白天，山匪怕被人發現，就把人質押進葵樹林中隱蔽起來，到了晚上再繼續押他們趕路。經過兩天兩夜，最後把他們押上了虎兜山的匪巢。

虎兜山上的匪巢四周設有嚴密的崗哨，不能隨便出入。被抓去的學生，其中年齡大的要上綁，怕他們逃跑，年齡小的，可以在匪巢內自由走動。當時王少陵雖已有十五歲，但他長得不算高大，所以沒有上綁，可以自由行動。

一上山後，山匪便逼令被劫的學生寫信回家，要家人趕快按所要的鴉片烟和港幣來換人。山匪根據各人不同家庭經濟情況，向他們的家長進行勒索。由於王少陵家在香港，父親又是商人，所以山匪的要價較高。被劫的學生家信寫好後，專門有匪巢外圍的所謂中間人來作信件傳遞，負責討價還價、收錢、送人等事。

被劫的這批學生，在匪巢內生活非常之苦，不但吃不飽，而且經常吃剩菜剩飯，生活條件極差，衛生就更談不上。那段時間，王少陵就親眼看見前後有三個同學生病死亡，心情很是緊張。

被劫作人質的學生，在幾個月內先後被家人以鴉片和港幣贖回，最後只剩下王少陵一人留在匪巢。由於山匪的要價較高，他父親便和中間人談判，但在談判期間，又被一冒牌中間人騙去了一筆錢財，故而王少陵回家的問題遲遲不能解決。



1924年王少陵脫險回港後憶繪的《虎兜山賊巢圖》。圖中並有新會端巖學校校長林殷浦先生的題跋。

後來，山匪又令他寫信回家，並以威脅的口吻說，如果再不按所要求的條件來換人，就要把王少陵的一隻耳朵割下來送給他家看。他父親收到這封威脅信後，見事不妙，立即湊足了錢，把王少陵贖了回去。其時王少陵已在匪巢中度過了五個月。

王少陵離開匪巢後，先去新會端巖學校看望。林校長知道他善長繪畫，就要他回香港後把山匪賊巢畫張圖寄回學校陳列。王少陵一回

到香港家中，就憑着記憶，認真地畫了一張《虎兜山賊巢圖》寄給端巖學校。林校長在圖上題了跋。這幅畫就一直保存在端巖學校。

王少陵在虎兜山上匪巢裏的五個月，過的不但是非人的生活，而且飽受驚嚇，回到香港不久，他便生了一場大病。幸經醫生治療，但前後也有好幾個月才漸漸病癒。

後來王少陵進入香港華仁中學讀書，這時他開始學習英文。

二・青年時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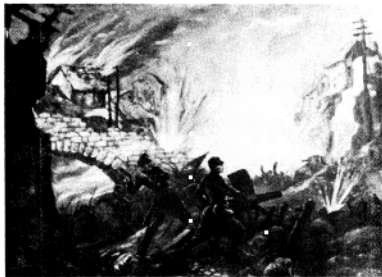
“五卅”慘案後，香港發生了學潮，王少陵也參加了罷課運動。後來，經一位同學的介紹，他決定參加北伐軍的政治部，以漫畫為武器參加戰鬥。

一九二七年年底，在香港和有關人員接洽後，他從香港乘船先到上海的法租界候命。不久，便在白崇禧部下的第二路前敵總指揮政治部從事漫畫宣傳工作，後來又在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駐滬辦事處任藝術股幹事。當時潘公展為會長，徐慰南為文書股主任，朱應鵬為藝術股主任。

一九三一年，“九一八”事變後，王少陵解甲返粵，又回到了香港，並且開始研習西洋繪畫。

一九三二年，“一二八”事變發生後，王少陵出於對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和愛國激情，在幾天之中，就為香港商務印書館創作了一幅反映滬戰的油畫：《一二八之戰》。

一九三二年，王少陵二十三歲，他才真正



一二八之戰(油畫) 1932 香港



1928年王少陵在上海參加
北伐時的留影



1932年春季王少陵在新加坡寫生

立志要做一個出色的畫家，於是他更加勤奮地研習西畫，並決定在這年春季去南洋新加坡寫生。在新加坡他畫了大量的寫生畫，於同年秋天才回到香港。

王少陵在新加坡畫了一幅描繪河岸船舶的水彩畫《欲雨還休》，在香港美術會的畫展上展出，並榮膺第一名。那段時間，他在香港還曾經向澳大利亞的一位肖像畫家學習肖像畫。

一九三三年，王少陵往上海、南京等地寫



欲雨還休(水彩) 1932 新加坡
這幅作品在當年的香港美術會畫展上榮膺第一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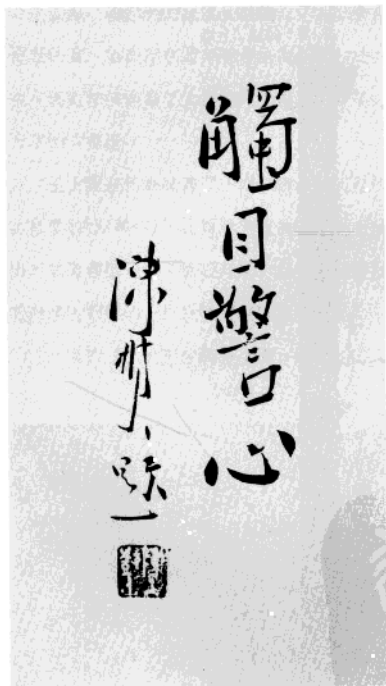
生。在上海時，他遇到了在新加坡寫生時認識的廣東畫家胡藻斌先生。他們並於同年十月十日去江灣商務印書館及東方圖書館的遺跡寫生。王少陵畫下了《滬戰後的商務印書館遺跡》，目的是想藉此來激發同胞愛國抗日的激情。

畫家在《滬戰後的商務印書館遺跡》的畫面上，以景物荒涼、殘垣斷壁、一片廢墟來顯出國難當頭，見之令人歎噓和憤恨。陳樹人先生看了這幅作品後，便題以“觸目警心”四字。何香凝女士觀後亦為此畫題以“國破存遺跡，光榮血永流。”的詩句。

一九三四年初，從美國回到香港的畫家黃潮寬應邀到上海證券交易所，繪製大型油畫壁畫。於是黃請了王少陵、余子強同去上海。年初，王少陵到了上海，和他們一起工作。這年夏天他又隨黃潮寬到南京中國銀行繪製壁畫數月。南京的壁畫任務完成後，他就在南京、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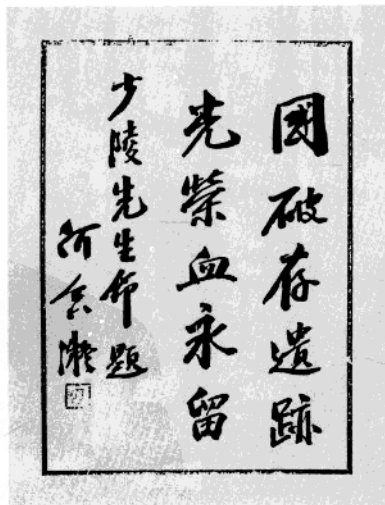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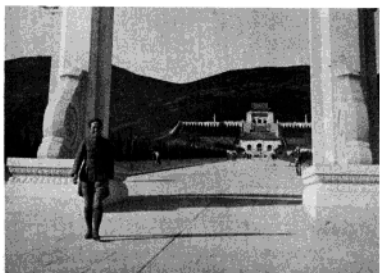
遷戰後的商務印書館遺跡（水彩）
1933 上海



陳樹人爲《滬戰後的商務印書館遺跡》題字

何香凝爲《滬戰後的商務印書館遺跡》題字





1933年王少陵在南京中山陵

州、上海等地寫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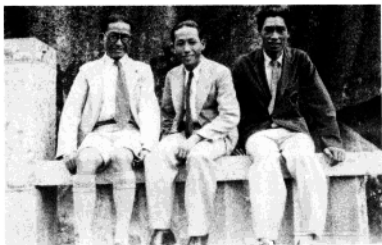
在上海作畫時，王少陵常和當地文藝界人士交往，畫家葉淺予就是那時相識的。那年秋天，他又經南京去北平等地寫生，年底才回到了香港。

一九三五年，王少陵以《黃浦灘之黃昏》、《蘇州橋》、《明孝陵》、《滬戰後的商務印書館遺跡》、《秦淮河》等十餘幅水彩作品，參加香港國際藝術會舉辦的畫展。其中以《黃浦灘之黃昏》和《滬戰後的商務印書館遺跡》在香港畫

壇最受好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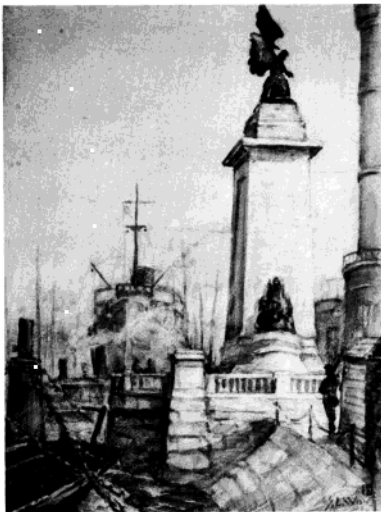
王少陵回到香港不久，上海的一些文藝界人士也陸續到了香港。王少陵和他們以及香港的文藝界人士一起組織了“香港文藝協會”。當時該會的發起者和會員主要有杜格靈、劉火子、呂倫、周延、張任濟、駱克、杜衡、陳福善、李晨風、穆時英、李育中、吳華胥、羅雁子、陳烟橋等數十人。王少陵是“香港文藝協會”的理事，又是文藝活動的熱心人，因此他在九龍和香港的畫室，都成為香港文藝界的活動場地。一九三八年初，他和張光宇、張正宇、但杜宇、穆時英、杜衡、馬國亮、丁聰、麥思源等二十餘人，在他的香港雪廠街二十三號的畫室舉行了中華文藝家座談會。

一九三五年冬季，王少陵為香港思豪大酒店的禮堂繪製大型油彩壁畫《鳳凰》（高十六尺，闊十二尺）。思豪大酒店是當時香港的一流大型酒店，亦是當時香港文藝界的活動基地。



1935年王少陵(中)和李鐵夫(右)、李秉在香港宋王臺合影

黃浦灘之黃昏(水彩) 1934 上海





1934年秋王少陵在北京写生